

J  
主编 刘炜  
JOSEPH

# 罗特小说集

8 · 假秤 ·

[奥地利] 约瑟夫·罗特 著  
庄亦男、刘文杰、马文韬 译

ROTH

漓江出版社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：约瑟夫·罗特与奥地利文学中的“哈布斯堡神话”研究  
(项目编号：18BWW068)

主编 刘炜

# 罗特小说集

8 · 假秤 ·

[奥地利] 约瑟夫·罗特 著  
庄亦男、刘文杰、马文韬 译

漓江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特小说集 8 / (奥地利)约瑟夫·罗特著;庄亦男,刘文杰,马文韬译;刘炜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9.10

ISBN 978-7-5407-8602-1

I. ①罗… II. ①约… ②庄… ③刘… ④马… ⑤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奥地利—现代 IV. ①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08092 号

## 罗特小说集 8(Luote Xiaoshuo Ji 8)

作者:(奥地利)约瑟夫·罗特 译者:庄亦男,刘文杰,马文韬

出版人:刘迪才

出版统筹:吴晓妮

丛书策划:周向荣

责任编辑:王坤

助理编辑:周士武

装帧设计:李诗彤 何萌

责任监印:陈娅妮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社址: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发行电话:010-85893190 0773-2583322

传 真:010-85890870-814 0773-2582200

邮购热线: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:ljcs@163.com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错桥村 邮政编码:065299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10.25 字数:16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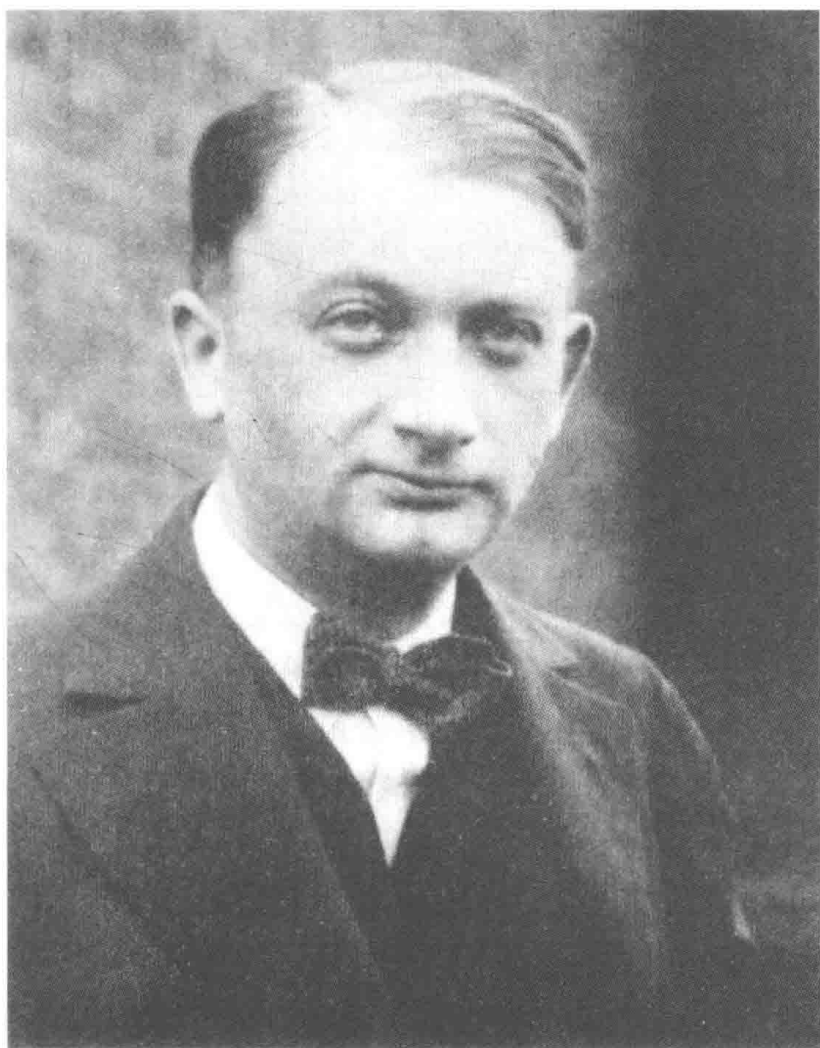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1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45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约瑟夫·罗特 ( Joseph Roth, 1894-1939 )

## 目 录

- 造反 庄亦男 译 / 001
- 假秤——一个检量官的故事 刘文杰 译 / 145
- 一个虔诚酒徒的传说 马文韬 译 / 279
- 约瑟夫·罗特生平简表 / 321

造反

庄亦男  
译



第 24 野战医院的一排排简易病房就立在这个城市的边缘。从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到医院,一个生龙活虎的健康人大约要走上半个小时。有轨电车通向外面的世界,通向大城市,通向活生生的日常。但是第 24 野战医院的住客们却到达不了电车的终点站。

他们不是瞎就是瘫。他们要么一瘸一拐,要么脊椎骨碎了,要么等待着接受截肢手术或者已经被截了肢。战争退到了这些人身后很远的地方,他们已经忘记了军事操练,忘记了中士,忘记了上尉,忘记了行军连队,忘记了随军牧师,忘记了皇帝的生日,忘记了军队的伙食,忘记了战壕,忘记了冲锋。与敌人缔结和约已成定局。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投入一场新的战斗,现在的敌人是病痛,是假肢,是麻痹的躯体,是佝偻的背脊,是无眠的夜晚,以及那些健康的人们。

只有安德烈亚斯·普姆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满意。他失去了一条腿,同时得到了一次嘉奖。而很多人并没有得到任何奖励,尽管他们失去的东西远不止一条腿。有些人既缺胳膊又少腿,有些人伤了脊椎骨,不得不在床上躺一辈子。安德烈

亚斯·普姆看到那些人遭受痛苦,感到颇为愉快。

他相信世上存在一个公正的上帝,瘫痪、截肢,当然也有奖励,根据每个人的功劳,公平地颁发给人们。一旦相信这种分配是公平的,那么失去一条腿也就不是什么太糟糕的事了,反而是一种幸运,而得到嘉奖就是更大的幸运了。一个残疾人可以指望得到世人的敬重,那么一个获得表彰的伤残军人就更该得到政府的尊重。

政府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,高悬在人们的头顶,就像天空之于大地。它作出的决定可能是好,也可能是坏,但总归是重大而权威的,无须探究,也无从探究。有的时候一般人也会有种错觉,仿佛自己能够搞懂政府的想法。

有些战友,整天对政府骂骂咧咧。他们总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。就好像战争完全是不必要的!就好像战争的必然结果不应该是病痛、截肢、饥饿和穷困!他们到底想要什么?他们不信神,不信皇帝,不信祖国,大概都是些异教徒。“异教徒”这个词,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,只要是政府提出的东西,他们一律反对。

这是四月里的一个温暖的星期天,安德烈亚斯·普姆坐在一张粗糙的白色木头长凳上。这些长凳就安放在医院简易病房前的草坪中央,几乎每张凳子上都有两三个康复期的病人在聊天。只有安德烈亚斯单独坐在一张长凳上,心满意足

地玩味着自己为这些人寻到的称号。

哪些人是异教徒呢？比如立伪誓的人，比如因为偷东西、杀人害命或者谋杀、抢劫而蹲监狱的那些人。为什么有人会去偷盗、杀人、抢劫、叛变呢？因为他们是异教徒。

要是这个时候有人问安德烈亚斯异教徒到底是什么，他就会这样回答：就是那些已经被抓进监狱的人，或者是那些碰巧还没被逮到的人。自己能想到“异教徒”这个字眼，安德烈亚斯·普姆感到颇为得意。这个词令他十分满意，因为这一个词就能把他脑子里所有连成圆环的问题都解决了，还给许多难解的谜题都提供了简洁明了的答案。这使他可以不用再去苦思冥想，不用再去追究其他伤脑筋的问题。这个词令安德烈亚斯心情愉悦，同时还赋予他一种优越感，把他与那些坐在长凳上喋喋不休的战友区别了开来。他们中有些人身负重伤，却还没有得到嘉奖。这有失公平吗？那些人为什么整天骂骂咧咧？为什么从不知足？他们在担心未来？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执迷不悟下去，那才真的要为自己的未来发愁了。这是在自掘坟墓！政府凭什么要关怀自己的对立者？安德烈亚斯·普姆正相反，他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关照。

太阳迅速又稳固地在无云的天空中攀升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炽热。人们几乎能感受到几丝夏日的气息。此刻安德烈亚斯正在盘算接下来的人生。政府会给他一个小小的邮票铺

子,也可能安排他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或者凉爽的博物馆里做个门房。他会戴着他的十字勋章坐在公园里,等着士兵们一一走上前来和他打招呼;某个路过的上将会过来拍拍他的肩膀;孩子们看到他则有些害怕,不过他也不会有意去吓唬孩子们,只是留心不要让他们踩坏了草坪。或者是在博物馆里,来参观的人们会到他这里买上些画册和卡片。在这些人眼里,他并不是一个寻常的摊主,而是一个公职人员。可能过些时候,他还能找到一个寡妇,没有孩子或者只带着一个孩子,也可能是一个老姑娘。像他这样一个被政府优待的伤残军人,领着一份养老金,怎么说都是一个不错的对象,再说男人在战后又是那么地稀罕。清亮的钟声回荡在简易病房前的草坪上,宣告了午休时间的到来。病人们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,互相搀扶着向一间又高又宽的木头棚屋走去,那里就是饭堂。安德烈亚斯迅速而满怀热诚地从地上捡起他的拐杖,充满活力地一瘸一拐追上了同伴们。他觉得这些人的病痛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他自己也得承受他的痛苦。可是,瞧!只要听到钟声的召唤,他的步伐不是仍旧那么矫健吗?

他轻而易举地超过了那些跛脚的、失明的,还有那些脊椎受伤、不得不把身子弯得与大地平行的人。他们在身后呼唤他的名字,但他并不打算回应。

和每个星期天一样,伙食又是燕麦粥。病人们也都重复

着每个星期天的话题：燕麦粥太没滋味了。可安德烈亚斯不觉得没滋味。他先试着用勺子徒劳地捞了几下，接着就把盘子举到唇边，直接把剩下的一饮而尽。其他人看了一眼，迟疑了片刻，便纷纷效仿着吃起来。他长久地举着盘子，越过盘子边沿观察着其他人。他得出了结论，这些人实际上都觉得这汤味道还不错，抱怨只不过是自吹自擂，是出于狂妄自大。他们是异教徒！安德烈亚斯在内心欢呼了一声，然后放下了盘子。

那些干菜，被当兵的称为“铁丝网”，口味就更差一点了。但他还是吃了个精光。他满意了，感觉自己履行了应尽的义务，就好像把一杆生锈的步枪擦得锃亮。可惜并没有下级军官跑来检查一下大家的餐具，对此他深感遗憾。他的盘子就和他的良心一样干净。一缕夏日的阳光洒在餐盘上，熠熠生辉。那就算是上天给了他一个来自官方的嘉奖。

下午，玛蒂尔德公主身着护士服前来慰问。这是早就做了预先通知的。作为室长的安德烈亚斯笔直地站在门边。公主把手伸给他，他便深深鞠了一躬，还是违背了自己原本想保持笔直站立的意愿。他的拐杖倒在了地上，公主的女随从弯下身子把它捡了起来。随后公主一行便离开了，后面跟着护士长、主治医师以及神父。“这个老婊子！”第二排床位那儿有个男人骂了一句。“不知羞耻！”安德烈亚斯厉声喝道。其

他人人都笑了起来。安德烈亚斯非常愤怒，他立刻下令整理床铺，尽管所有人的铺盖已经按照规定抹平了三次。没人听他的命令。有几个人开始往烟斗里塞烟丝。

这个时候，二等兵朗走了过来。这人是一个工程师，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臂。安德烈亚斯一向对他存有几分敬意。他对安德烈亚斯说：“别激动，安德烈亚斯，我们都只是些可怜的魔鬼！”

病房里非常安静，所有人都注视着这位站在安德烈亚斯面前的工程师。大家都不清楚，朗这话是对安德烈亚斯说的，还是对所有人，又或者是对他自己。他望向窗外，又说道：

“玛蒂尔德公主现在也该满意了。这一天对她来说也很难挨。她在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四个医院探望病人。因为，你们也知道，现在医院比公主多，病人比健康人多。而那些看起来健康的人，其实也有病，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。要不了多久，有病和没病的人或许就握手言和了。”

有几个人开始清嗓子。第二排床位的那个男人，也就是刚才骂“老婊子”的那个男人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安德烈亚斯跑到自己床边，从床头板上拿起一小盒香烟，把工程师叫到了自己跟前。“这是好香烟，博士先生！”安德烈亚斯说。他称呼工程师“博士”。

朗的谈吐和异教徒差不多，但是有时候又有几分像牧师。

可能是因为他受过教育吧。反正他总是说得很有道理。听的人即使想要反驳,也找不到合适的说辞,总也反驳不了。那就说明他总是说得在理。

到了晚上,工程师和衣躺在床上说道:“等到边境又开放了,我就离开这儿。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可寻求的了。”

“要是我们赢了战争就好了。”安德烈亚斯说。

“所有人都是输家。”工程师回答他。安德烈亚斯·普姆不理解他的话,但是他充满敬畏地点了点头,好像自己并没有别的选择,只能对他的话表示赞同。

和朗不一样,安德烈亚斯只想留在国内,在博物馆里卖卖艺术明信片。他也看出来,在这儿或许没有什么位置适合那些受过教育的人。难不成工程师会去公园当看门人?

安德烈亚斯没有任何亲属。当其他人接受探视的时候,他就会走到外面去,比如去医院图书馆看一会儿书。他其实有过几次结婚的机会。但是他一直担心自己挣得太少,无力供养一个家庭,所以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女人,比如女厨师安妮,比如缝纫女工阿玛利亚,比如保姆波尔蒂。

他和这三个女人只是“相好过”。之前的工作也容不得他找年轻姑娘。安德烈亚斯过去是个木料仓库的守夜人,工作地点在城外,一星期只有一天假。在这种情况下,妒意迟早会剥夺他从尽忠职守中获得的平静的快乐,早晚让他干不下去。

几个睡着的人已经发出了鼾声。工程师朗还在看书。“要我把灯熄灭吗？”安德烈亚斯问他。

“好的。”工程师说了一句，便把书放下了。

“晚安，博士。”安德烈亚斯说着旋动了开关，熄了灯。他在黑暗中舒展开身子。他的拐杖就靠在右面的墙边上。

安德烈亚斯在入睡前想到了他的假肢，主治医师答应为他安装一个。他将得到一条完美无缺的假肢，就像海尼希上尉安装的那条。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他少了一条腿。上尉不用拄拐就可以自如地穿过房间，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条腿稍许短了一些而已。假肢真是那些上等人的伟大发明，政府为此可花了不少钱。人们不能否认这点。

## 二

假肢并没有如期到来。取而代之的是混乱，是覆灭，是革命。安德烈亚斯·普姆花了两个礼拜时间，才说服自己平静下来。他总算从各种报纸、档案，还有人们的言谈里了解到，在共和国里，还是政府支配着整个国家的命运。在大城市里，人们向暴动者射击。斯巴达克同盟的那些异教徒不断制造事端。或许他们是想推翻政府。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，那会造

成什么样的后果。他们不是邪恶就是愚蠢,就应该被击毙,这才是他们应得的公正待遇。一般人就不应该去掺和那些聪明人的事情。

病人们都在等待一个医疗委员会的到来。这个委员会决定着野战医院的去留和规模,判定病人是否丧失劳动力,该得到何种相应的照顾。根据其他医院里传过来的消息,只有战争震颤症患者<sup>①</sup>能继续留在医院。所有其他病人要么得到些钱财,要么拿到一张手摇风琴演奏许可证。至于卖邮票的铺子,或是公园和博物馆的门房职位,都是妄想。

安德烈亚斯感到有点遗憾,自己竟然不是战争震颤症患者。在第24号野战医院的156个病人中,只有一个人整日止不住地颤抖。大家都羡慕他。这人是个铁匠,名叫博西,意大利裔,肤色黝黑,肩膀宽阔,面色阴沉。他的额发浓密地堆到眼睛上面,眼看就要完全盖住窄窄的额头,盖过整个面颊,最终和乱蓬蓬的胡子连为一体,布满整张脸。

博西的病态丝毫没有削弱他身体上那种慑人的暴力感,反而更加重了他的怪诞可怖。那狭窄的额头一旦皱起,就消失在了蓬乱的眉毛和发际之间,使得那双绿色的眼睛更加凸出。他的胡子无时无刻不在颤动着,牙齿咬合的咯咯声清晰

---

<sup>①</sup> “战争震颤症患者”(Kriegszitterer)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语区产生的一种民间说法,用来指那些因在战争中受到身心刺激而浑身颤抖、无法控制自己肢体的士兵。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十分常见的一种战争创伤后遗症。——译者注

可闻。那粗壮的双腿弯曲着,膝盖骨时而向内碰在一起,时而又向两边叉开。他的肩膀高高耸起又向后倒去,肩膀上那颗笨重的头颅则陷入一种无休止的轻轻摇动中,让人想起那些因虚弱而摇头晃脑的老妇人。身体的不停颤动,使得这个铁匠没法清楚地言语。他总是突然喷出半句话,或是吐出一个词,接着便陷入沉默,然后又从头开始。这么一个强壮蛮勇的男人,却时时刻刻颤抖着,这幅具象的画面使得这种并不罕见的病症顿时恐怖了百倍。不论是谁看到这个不断颤抖的铁匠,都会被一种深重的悲痛击中。他就像一尊巨型雕塑,立在松动的地基上,把每个人都置于一种对他行将崩溃的期待之中,却又始终不肯彻底倒下。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男人,无休止地晃动着,却一直徘徊在分崩离析的边缘,不愿使自己和身边的人得到最终的解脱,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景象啊!哪怕是最最不幸的残疾人,比如那些脊柱损伤的人,一旦靠近博西,也会立刻陷入一种望不到边际的无尽恐惧,就像面对着一场将至未至的巨大灾难;对他们来说,灾难的降临反而成了一种解脱。

看到他的人,都不会否认向他施以援手的必要性,同时还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。这种认识是令人痛苦、羞愧的。出于愧疚,人们恨不得自己也颤抖起来。于是,这种病就辐射到了旁观者的身上。最后,人们打起了退堂鼓,转身夺